

# 冯骥才：我喜欢做的事情里有一点悲壮感

## 中西文明比较 离不开 根性

□ 温铁军

虎年新春的一场大雪，覆盖了眼前这个寒气肃杀的世界。在漫天雪花纷纷辉映北京冬奥会的氛围中，我读完了潘岳在辛丑岁末出版的《中西文明根性比较》这部新著。我认为最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还是作者基于根 这个历史认知而做出的通俗易懂的 宏大叙事。

看过潘岳这本书的读者，估计对今后一个时期世界范围的结构演变也会视为平常。既是为根所定，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故，此书初读可知何为根，再读则思根以为。

诚然，作者在 价值中立 的研究立场上，并没有对东西方的客观演化过程做褒贬，对西方文明采取理性包容的态度，显著地不同于西人之傲慢与偏见，也不同于近年来国内某些对西方文明一概批评的否定论。由于作者对近代广泛影响国际社会的西方文明予以对等的尊重，论述上更多着墨的是同时期东方历史重大事件的对比，因而得以绕过了被西式 学科化 体系培养的专家群体最擅长的史料考据对局外人构成的厚重壁垒，有利于作者做 宏大叙事 的较高层次讨论。

中西文明比较出发，可以大量的前人著述中使用过的材料提取出来，直接用到比较研究上。

此书在历史上决定兴衰的重大阶段作出的对比分析，让人感觉把立意高远与取材精当有机结合起来了。其选取的历史事件和西方支持其论述的材料，虽然跨越东西、涉猎不同国家与部族文化，却具有内在的逻辑之美，捧读之际竟至于 把栏杆拍遍。

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作者在第四章论述了我一直很关注的中华文明之所以 不间断 的制度内因。我的问题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经几代人的战乱、被 暴秦 初成大一统之后的 汉承秦制，何以在地理气候族群文化都差异显著、本无统一条件的中国实现广域稳定？几百年的汉朝与匈奴长期战争，何以逆转自有夏以来数千年来西北向东南的胜势，迫使气候恶化压力下劫掠是为内生性文化的游牧族群全线西去？须知，这次难得一见的 东南胜西北，既压迫了欧洲的罗马帝国的生存空间，又给汉末以来虽有黄巾军起义而 三国两晋南北朝 几百年华夏留出了内乱、杀伐至十室九空，却不至于亡族灭种的地理空间。

在这类中华民族命运所系的重大转折分析上，作者旁征博引之间无处不在的大气磅礴令人佩服，他不仅帮助人们回归常识，解释了气候变化对西北游牧与东南农耕这两种被 天定（亦称气候决定论）的大陆文化必然导致对抗性冲突，而且从汉朝内部制度演变解释了 险阻 的内因。

作者从 燕然勒碑 的故事被当代考古证实说起，借由当代科学研究证实，恶劣气候变化迫使草原部族全线下到汉族农业带掠夺的大趋势，说明其已经不可能被 和亲 互市 来化解。同期汉人所处之农耕带也频遭水旱灾害，传统农家经济剩余太少，府库空虚不能维持战争开支。好在中国人从不缺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 人杰 早期东方政治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 盐铁官营 类似国家垄断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才有力支持汉朝打了二三百年的 逐匈奴于大漠以北的国土空间战略布局，从而使内生性劫掠的游牧族群不得不西去欧陆。诚如作者所述，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匈奴的南下，东亚和世界的历史都将改写。

竺可桢在上世纪70年代揭示过气候与朝代变化周期，提出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缘政治演变，此书所阐述的中西文明演进路线，亦能说明这一点。



冯骥才的画室



2021年10月12日，冯骥才刚写完《多瑙河峡谷》。

冯骥才刚刚过了80岁生日。他希望给生日加一点东西，跟105岁的母亲，一起吃一顿饭。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冯骥才刚刚过了80岁生日。一般人过八大寿，穿上唐装，后边摆寿星佬，前面摆果篮鲜花，很多人来祝寿。但冯骥才不想太庸常地过，他希望加一点东西。

其一，跟105岁的母亲，一起吃一顿饭。母亲25岁生我，现在还身体健康。我80岁的人还能去看自己的妈妈，很难得。

其二，在学院搞一个活动，不是祝寿，是做一点研究。从出生到现在，我基本都生活在天津。我想讨论知识分子和故土、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有着怎样的情感。这对作家、对文学，都是有意义的。

和冯骥才80岁的人生一块儿到来的还有两本新书 《画室一洞天》《多瑙河峡谷》，前者是随笔集，后者是5部中短篇小说的集结。

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冯骥才说：我虽然80岁了，但我的心理年龄、身体感觉，仍然是50-60岁之间，还是有敏感度和想象力，创作是我内心的需要。

中青报 中青网：你有在人生重要日子作画的习惯，今年会画吗？

冯骥才：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一些节点，有时候人的努力是为了给后来留下一些记忆。我50岁的时候，画了一大片树，已经入秋，但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当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就像那片树。60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幅《豪情依旧》，一只船在大江中流扬帆。当时我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需要这么一股力量。今年我还没有画，因为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感。

我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比如银婚、金婚、绿宝石婚，都会画画，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画一对小鸟。这个最早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一起画了一对在风雪中飞翔的小鸟。后来，我们一直画鸟，风景不断变化，但两只鸟一直在。

中青报 中青网：《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是不是你写得最快乐的作品？

冯骥才：你觉得自己的画室

还缺点儿啥？

冯骥才：读者可能会体会到了，我是挺高兴的。写的时候特别放松，因为都是我身边朝夕相处的东西，而我又知道每个东西里的故事。就像宋人写笔记，白描，写出平淡生活中的况味。可能会有一些伤感的东西，但不至于让我落泪。人到了七八十岁，感受过往的一点一滴，喜怒哀乐，在文章中会变成另外一种诗意。

中青报 中青网：绘画和写作，对你而言各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我最早是画家，画了15年，当然现在还在画，只是不多了。绘画对我而言更私人化一些，是一种个人的心灵感受，一种排遣，一种抒发。文学更多承担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

文学影响了我的绘画，比如在绘画中追求文学性和诗意，这也是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的传统。绘画也影响我的文学，因为它和文学共通的一点是，都要产生视觉的形象，给读者营造一个看得见空间、人物、景象，而且越鲜明越简洁越好。

这两件事我不需要分配时间。有文学创作冲动的时候，我就到书房去写；有了用绘画表达的欲望，我就走到画室。我的书房和画室，是在家里一个廊子的两头，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很幸福。

中青报 中青网：你觉得自己画室

冯骥才：挺好，什么都不缺。我老师的画室里，有楠木的书架，散发着独特的幽香，挂着轴画，摆着绿植，很优美；现在的画室更像车间。我在书里写了两个画家的画室，一个是吴冠中，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一个是韩美林，很大，共同点是全是画，画室是干活儿的地方。

中青报 中青网：为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你曾经卖画筹款。

冯骥才：首先，卖画救不了民间文化。那么大一个中国，那么多文化遗产，凭我卖的那些钱能起什么作用呢？可能有一个作用，就是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时卖完画，有一种 家徒四壁 的感觉。后来我说了几句话，我喜欢做的事情里有一点悲壮感。我把我的心交给大地了。

中青报 中青网：那现在你是回到了文学吗？

冯骥才：从写作的意义上，我曾经和文学阔别了20年，但是我不离开文学。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我经常会有文学的冲动和想象。文学想象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坐在汽车里，听着音乐，好几个小时，文学想象就忽然出来了。

但那时候我不可能写，没时间。有时候看到同辈作家或者年轻人出新书，我有一

点苦涩，觉得没法做自己热爱的东西。但也只有一点，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太重要了，必做不可。

我这辈子既然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是永远不会松绑的，只是没有体力再继续。如果让我回到60岁有体力的时候，我还是要放下小说。现在文化遗产仍存在大量问题，不断出现新的困境，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

中青报 中青网：《多瑙河峡谷》中的5篇小说，在真切的现实中引入了梦幻、奇幻、奇遇等因素，亦真亦幻，是你之前没有过的风格。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创作热情的？

冯骥才：对文学的热情是天性，搞文学的人，当对生活有热情的时候，必须用文字来表达。比如，写《木佛》的时候，我换了一个角度，不是以人写物，而是以物写人，以木佛的自述为叙述视角。

现在我和以前有一点不同。以前更希望和读者一块儿认识生活，现在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下审美的形象和对时代的思考。一个好的艺术家要影响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别是审美的精神。

有人问我，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就没什么计划，写作是一种快乐的创造，过去20年生活的积累太多了，我止不住地一篇一篇地写。

中青报 中青网：你的创作有变化，

## 《鳗鱼的旅行》：关于鳗鱼或人生 我们总是所知甚少

地写道。在很多人看来，帕特里克·斯文松这本《鳗鱼的旅行》奇特而无法定义。它分明是在科普鳗鱼在科学史中留下的种种谜团，却又处处蕴含隐喻和哲思。透过镜片，他看到的不再只是一条鳗鱼，他还看到了自己。这是在说弗洛伊德还是在说我们？人们一时恍神。正如看到本书的副标题：一场对目标与意义的探寻。这是在说鳗鱼还是在说我们？

《鳗鱼的旅行》一书的主角 欧洲鳗鱼一生要蜕变3次。它出生在大西洋马尾藻海海域，受精卵发育为柳叶状幼体后立刻跟随北大西洋暖流奔向几千里外的欧洲海岸。这一程耗时3年，抵达时，鳗鱼已完成第一次蜕变，长成了不过六七厘米长的 玻璃鳗。之后，它游入欧洲内陆各条江河溪流，在那里完成第二次蜕变，长成强壮的黄鳗，在半径不过几百米的范围内独自栖居几十年。直到突然有一天，生物钟敲响，如同接到使命召唤，鳗鱼开始启动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蜕变：生殖器官发育、消化器官消失。从此它不吃

不喝、日夜兼程，一路奔回几千里外的出生地，繁殖、产卵、死去。不久，新出生的小鳗鱼就会再次踏上奔赴欧洲海岸的旅程。

时至今日，上述所谓 鳗鱼的生命之旅 仍只是人类的猜测。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人见到过鳗鱼繁殖，知道鳗鱼繁殖的确切地点，没有人了解有多少鳗鱼能完成及是怎样完成那场漫长的回乡之旅的，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都因何发生。就像20世纪初在马尾藻海捕捉到幼体鳗鱼的丹麦海洋生物学家约翰内斯·彼得森。他本是丹麦上层资产阶级，拥有世俗意义上的财富、地位和幸福。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舍下新婚半年的妻子踏上追踪鳗鱼的人生之旅，忍耐着艰苦的条件、颠簸的航行，甚至危险的战争，在海上等待就是20年。对于一条鳗鱼，我们到底能知道多少？对于一个人呢？这两个问题有时候是同一个问题。帕特里克·斯文松写道。

如果不启程，鳗鱼永不变身。野生鳗鱼寿命很长，它们通常会在15至30岁间的某个瞬间突然决定要进行繁殖，然后变身为踏上回乡之旅。

瑞典的布兰特维克有条鳗鱼，在1859年被人抓住养在井里，井口还压上厚厚的一块石板。直到2009年，瑞典电视台前去探访才被放出。150年的时间里，它始终保持被抓时的大小，终生没能经历最后的蜕变。

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在爱尔兰进行了一项研究。人们抓来大量性成熟的鳗鱼，发现其中最年轻的只有8岁，最老的足有57岁，但它们都处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布兰特维克鳗鱼同代的伙伴早已踏上返乡之旅，或是在途中葬身天敌腹中，或是艰难抵达故乡，然后繁殖、死去。而它被困在黑暗的井底，是字面意义上的 至死仍是少年。

世界是一个荒谬的地方，充满了矛盾和存在的困惑。但只有拥有目标的人才可能找到意义。帕特里克·斯文松写道，也正因此，我们必须想象，鳗鱼是幸运的。幸运地找到生命意义的鳗鱼，不仅各自能力不同，抵达目的地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没有一条鳗鱼的旅途跟其他鳗鱼完全一样。而独自存在于这个世界、独自探寻目标与意义、独自探索一条自己的路，这正是人类所有旅程中最终

## 文学书写让 宋朝题材 更繁荣

事通俗易懂。但又不得不承认，《大宋王朝》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进行结构搭建与编年体叙事的，这无形中又为作品注入了一些严肃与庄重，很难让读者产生轻浮的阅读感受。可以这么认为，作者以 非虚构 为骨架，以虚构为血肉，完成了这部具有画面感与情感温度的作品。

在非虚构的部分，作者从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开始，至公元976年赵匡胤在开封皇宫中神秘去世为止，用一条叙事线，串起了陈桥兵变、金匮之盟、宋初平定内乱、挫败契丹偷袭、杯酒释兵权，吞并

荆湖、灭后蜀、破南汉、征南唐、伐北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写作策略，使得每本书既可以独立阅读，又可以整套书连续阅读，保障了阅读与思考的连贯性。

在虚构的部分，作者主要以人物内心与景物描写，来提升小说的沉浸感，强化读者的代入感。作者的小说叙述，时常转化为赵匡胤视角。在小说中，赵匡胤是个感受力丰富的人物，拥有着现代人格，他时而观察和感应四周环境，时而体会内心、垂询自身。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赵匡胤仿佛处在八面镜子的笼罩与折射之下，以他为主视角的叙事，表达出他的主观愿望与行动，而来自他人的互动，

则以客观形式填补着他的形象缝隙。在这样的描写之下，不但人物真实了，事件也因而栩栩如生。

同样是 虚构 的组成，作者对于景物的文学化描写，使用了散文式的笔触，这使得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之近。这天午后，柴宗训站立在紫宸殿门口，愣愣地望着乌云翻滚的天空。乌云像巨大的妖怪，不断变幻着模样，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狗，一会儿像长着两只长耳朵的兔子。类似这样的句子，在整套书中比比皆是，冲淡了历史书的枯燥与单调，使得历史在作者的情境想象之下，又鲜活生动了起来。

《大秦帝国》《大明王朝》等历史小说

这是在说鳗鱼还是在说我？

□ 李悦

关于鳗鱼，我们总是所知甚少。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曾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解剖和观察，最终得出结论：鳗鱼没有性别，它是 无中生有 地从淤泥中诞生的。

意大利医学家、生物学家弗朗切斯科·雷迪在人类历史上最先用生物实验证明了腐肉不会自行生蛆，是苍蝇产卵导致的，并由此质疑了关于生命起源的 自然发生说，提出 所有的活物都是由卵子变成的。但他一直未能找到鳗鱼的卵子，也无法回答关于鳗鱼如何繁殖的问题。

弗洛伊德20岁刚刚踏上生物学研究道路时，曾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自己关在实验室，解剖了400多条鳗鱼，想要找到它的睾丸，了解它的繁殖方式，最终却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折磨着自己和鳗鱼，结果却是徒劳。他后来离开了纯自然科学领域，转而投入更为复杂和无法量化的精神分析。他想知道一种鱼类的性行为，却充其量只是在人类自身的性行为方面有所发现。《鳗鱼的旅行》一书的作者、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不无调侃

宋朝究竟为何如此值得一再讲述？

□ 韩浩月

历时10年，作家何辉完成了《大宋王朝》八卷本的制作，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全8册套书，包括《沉重的黄袍》《大地棋局》《天下布武》《鏖战潞泽》《王国的命运》《内廷的烛影》《笔与剑》《江山多娇》。

需要强调的是，《大宋王朝》是一部文学成分浓淡相宜的长篇历史小说。尽管它给人以 非虚构写作 的印象，但打开阅读便知，作者有意使用文学语言，让整部长篇变得丰满轻盈。这解决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入门障碍，使得人物鲜活生动，故